

Britain's Crisis of Empire

R. Palme Dutt

譯烈丕王 著德杜·國英

英帝國的危機

行發社版出代年十五

代序 評「英帝國的危機」

——耶馬蕭夫著，載「新時代」一九五〇年第十期。

英國著名經濟學家、歷史學者和卓越的工人運動領袖杜德，用一個極重要的現實的題目寫了一本書——英帝國的危機。

各殖民地及各屬國的被壓迫民族的勝利鬥爭，正無情地把殖民帝國的崩潰放到日程上去，直到現在還被帝國主義壓迫和被殘酷剝削的，散佈在亞洲大陸和太平洋、印度洋的佔地球上大多數的居民，正走上確定解放的道路。很明顯，從這可以看出與西方進步力量所遭遇的問題密切關聯着的殖民地世界問題，是如何重要。

杜德在他的遺本新著前言裡正確的指出，不列顛殖民地帝國主義的工黨奴僕們的假面具必須撕破，它們知道它們當政，是繼續可恥的卑鄙的奴隸主的工作，僅是在掩飾奴隸制度的方法上，更爲完善而已。所以在工黨政府統治下「不列顛帝國」的字樣，在官方用語上已取消不用，而代以較爲委婉的「不列顛聯邦」，這一個粗陋的騙局一經觀察家用事實和真理加以考察，就立刻暴露出來。

杜德又抓住帝國主義工黨奴僕的另外一個騙局，就是在工黨執政以前，他們就否認不列顛帝國主義的存在，執政後，對這種否認更爲加甚。很多年來工黨的官方宣傳曾經確言像不列顛帝國主義這種事，早已沒有了，有如英國駐美大使所說，「帝國主義已經死亡」——「如同安娜皇后一樣的死去了」。同時工黨所領導的全部政策，無論是正當的或卑污的都是趨向於保全在不列顛皇帝統治下對殖民

地淺酷剝削的這個龐大機構，使它永久化，由是而去保障倫敦銀行老闆們在殖民地的超額利潤。

杜德對於大不列顛一般的和西方進步陣營給了一個很大的供獻，他以馬克思列寧帝國主義的理論為基礎，引導讀者走遍殖民地的九層地獄，雖然各章的標題不同，而絲毫沒有離開原旨。

「不列顛與西歐的危機，就是帝國主義制度的危機，這個帝國主義制度就是這些國家經濟建立的基礎，而它又正在走向崩潰的途程」（本書第二頁——譯者）。

整個殖民地制度面臨着破產。不列顛的帝國危機乃是目前資本主義總危機中的一個無可避免的特點。

直到一八八〇年，不列顛仍穩固地保持着「世界的工廠」底地位，是地球上最大的工業國。到二十世紀初葉，美國和德國開始與它並駕齊驅。但不列顛仍然保持了工業品出口國的首位。它是頭一個從事資本的輸出，同時擴大它的殖民地佔領。

從一八八四年到一九〇〇年的十六年中，不列顛增加了殖民地三百七十萬平方英里。到一九一四年為止，不列顛帝國擁有面積一千二百七十萬平方英里，其中聯合王國佔十二萬一千方英里（還不到百分之一），所謂自治的自治領佔七百萬平方英里，而殖民地及附屬王國則佔五百六十萬平方英里，就是說等於聯合王國面積的四十六倍。

當時帝國人口總數為四億三千一百萬人，其中不列顛和自治領的白種自治人口總數為六千萬人，就是說佔七分之一弱。這樣就可以看到，殖民帝國的大部都是一八八四年以後所攫取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又獲得另外的一百五十萬平方英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不列顛帝國及其屬國、殖民地及保護國佔據地球表面土地的四分之一，共有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這就是應用帝國主義方法以從事殖民地剝削的地域。

一八五〇年到一八八〇年間不列顛在海外投資增加了五倍——由兩億鎊增到了十億鎊；一九〇五年又增加了一倍，而達到二十億鎊；一九一三年再增一倍，幾達四十億鎊。杜德又引用葛利芬的估計，在一八九九年英國對外貿易的全部收入爲一千八百萬鎊，國外投資的收入則有九千萬鎊——五倍於對外貿易所得到的數目。到一九一二年國外投資的收入爲一億七千六百萬鎊，而一九二九年則達二億五千萬鎊。

列寧在他的經典著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裡，在解釋國外投資收入的重要性時他說，對外貿易收入這個數目，雖然很大，「但它並不能說明侵略性的不列顛帝國主義」。『但能把它說明的是從「所投殖的」資本中獲得的收入，即食利者階層的收入，其數目爲九千萬以至一萬萬鎊。』列寧在解釋帝國主義的本質時指出說：「在世界最大「商業」國家中，食利者的收入竟超過對外貿易方面的收入額五倍。這便是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寄生性的本質。』

不列顛是第一個走上帝國主義及帝國主義寄生性的道路的，這一點必然對其國內情勢發生影響，特別表現在英國工業發展之某些程度的落後以及農業之深刻惡化，而最後是表現於英國工人階級的上層分子之腐敗，他們受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以其從殖民地剝削來的龐大的超額利潤的一部分所收買。帝國主義產生出特殊的「英國形式」的機會主義和改良主義——工會主義，這種工會主義甚至直到今天英國的工人階級還不能擺脫。

杜德回想起恩格斯早在一八八五年就已經預言工人貴族將會隨着英國製造業壟斷之崩潰而失掉他們的特權地位。當十九世紀末葉不列顛開始走上帝國主義的道路時，由於不列顛資本靠着它的殖民地地盤斷首先從對外投資取得了巨額的利潤，這個崩潰的過程被延長了。然而在今天，不列顛不再是最大的輸出資本和商品的國家，它已經把那第一把交椅讓給它最大的競爭者美國，恩格斯的預言却完全

實現了。

同時，不列顛帝國主義的寄生性對聯合主國之經濟繼續自己蒙受其影響。英國經濟在過去五、六十年裡嚴重地遷落在美國和德國之後，而在技術裝備及動力資源上也落在其他許多國家之後。英國資本的「力量」是幾乎完全建築在對帝國的殖民地和其他國家的慘酷剝削之上。所以每一次新的殖民地人民解放鬥爭的嚴重打擊都正打在英國資本主義的要害上，並掘倒統治階級的主要支柱，而同時也摧毀着英國勞工運動中的機會主義。這就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現階段及兩個陣營——民主陣營與帝國主義陣營——慘烈鬥爭中，不列顛寄生經濟所以還能代表着那個共同綱領——帝國主義和改良主義，主人和僕役，銀行街和運輸行的聯合力量，而從事自求生存拚命鬥爭的原因。

但是崩解與衰落的過程，無情地和頑強地進行着。不列顛帝國是美國帝國主義所選定的獵物。一方面英美之間的矛盾與過分吹噓而實際是互相敵對的英美「合作」正在摧毀着英國世界霸權的基礎，而在另一方面殖民地民族的解放鬥爭亦在摧毀着它。今天的英國資本主義已不能再像從前一樣，以增加國外投資海上運輸和其他無形輸出的收入來彌補已經減少了的對外貿易。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近五分之一的英國入口就不能用貨物出口來支付。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這個差額增加了一倍（即入口的五分之三不能用貨物的出口而是以其他的來源支付），入超從一八五五—五九年的三千萬鎊增加到一九一三年的三億三千四百萬鎊和一九四七年的四億三千八百萬鎊。

對這樣的一個入超，甚至國外投資的巨額收入也再不能阻止英國國際收支的急激惡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一九三八年）國際收支虧短額達七千萬鎊。八年後虧短額增加到三億八千萬鎊了。雖然已採取「緊急措施」來削減虧短額，但是正像杜魯所說的，它仍然是一今天英國資本主義的一個長期存在着的不能解決的困難。」他說：這說明了為什麼從前的海外資本繼續不斷的累積已變為不斷

的消失；海外資產已開始減少，並轉到美國人的手裡。這就是英帝國主義的「困難」的根本原因，也是英美衝突的基本根源。

很久以來英國壟斷資本就以繼續擴張其在海外的地位，並因而增加其寄生性超額收入為解救這種困難的出路。但是這就不可避免地加劇了帝國中心——不列顛本國的經濟崩潰與衰落。

「不列顛在十九世紀中葉一時期中的是世界的工廠，但與後起的美國和德國日在進步的技術水準相比，它已經日益退落成爲老朽設備的大本營」（本書第二十一頁）。

特別是英國的煤礦工業「生產效率更爲低下」；紡織機器已變得陳舊不堪；鋼鐵工業差不多三十年中（一八八六至一九一三）就沒有基本的改進，在此時期美國和德國在鋼鐵生產上趕上了並且超過了不列顛。工業產量一年比一年下降。煤的生產從一九一三年的二億八千七百萬噸降到戰前一九三八年的一億三千萬噸，在此時期中礦坑的數目從三、二六七個減到二、二一五個。在紡織工業中，從一九二〇—三十五年的十五年中，毀掉了一千四百萬個紗錠。不列顛的造船廠停閉了三分之一，從一九一八到三十八年的二十年中不列顛的造船量從每年三百萬噸減到一百萬噸。

基本工業中的新投資一直下降。在一九一四—二三的十年中和一九一四—一八的五年中，基本工業的投資降落一半，自四千一百七十萬鎊跌到二千一百四十萬鎊，而同時對像釀造業這樣的「工業」的投資却增加了一倍多（從六百萬鎊增到一千五百萬鎊），而對旅館、戲院等等差不多增加了三倍（從七百一十萬鎊增到二千零四十萬鎊）。

從事於生產的人口的比例也同樣地下降了。一八五一年，受薪的就業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是从從事於基本工業，而在一九二九年則只有百分之十三點六。另一方面，從事於商業和金融機關、分配業、辦事處和其他「服務」的人數却大大地增加。一九三七年「經濟學者」雜誌不是毫無道理地宣稱，國外

搜責成了不列顛的「最大的一種工業」。

寄生性的增長，也表現爲在和平時期的軍費的繼續增加，這是壟斷資本加緊施行帝國主義政策的結果。不列顛的軍備支出在一八七五年到一九〇七年之間幾乎增加了一倍——從二千四百萬鎊增到四千萬鎊。一九一三年軍備支出增到八千六百萬鎊，一九二九年一億一千五百萬鎊，一九三八年二億六千三百萬鎊，一九四九年八億鎊。實際上這種支出還要高些，但是甚至這些官方數字已够說明這個事實的了。一九四九年的軍費比帝國主義擴張階段開始時大三倍，比布爾戰爭前夕大十九倍，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大九倍，比二十年前大六倍，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大三倍。

由於承担了北大西洋集團和西歐聯盟的義務的結果，不列顛的軍費是在繼續增加着。這也同樣的是由不列顛寄生集團的帝國主義政策所生出來的。因爲它們的最高的目的，就是如何去進行剝削殖民地、自治領和各屬國。

殖民地制度的危機，表示出不列顛帝國主義的唯一基礎在動搖，而這個，杜德義笑的說，就是人熟知的所謂「西方文明」。殖民制度的危機，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已變得特別尖銳。戰爭削弱了衰老的西歐保有殖民地的各強國。爲了恢復，它們的統治階級必須請求美國資本的援助。而換取這種援助的代價是非常的高昂——即西歐各國實際向美國屈服，同時幾個大的殖民帝國歸命於美元。這一切明顯地說明了帝國主義階段發展的不平衡性。但是另一個因素却是英美衝突的劇烈。

雖然不列顛帝國主義正犯着因現時英國生產量不足而引起的貧血症；而美帝國主義却犯着因生產過剩所引起的致命的中風症，如果不能找到機會利用，就必須任其閉散。用兩次大戰的鮮血泡脹起來的美帝國主義要奪取世界霸權，奪取世界獨佔剝削者的地位，並要建立自己的殖民帝國。自然地，美國資本第一等事就是侵略不列顛帝國。

杜德引美國駐英大使裴基的兩封信。第一封是寫在一九一三年，裴基詛咒不列顛統治界「真是相信這個地球是屬於他們的了」，其第二封信是給威爾遜總統的，他說，「將來的世界是屬於我們的」，但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距今四十年，而今天美國的工業生產量早已超過了不列顛。並且已經剝奪了不列顛過去在世界貿易、航運、銀行、國外投資、海軍軍備及殖民地政策中的優越地位。

美國壟斷者們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獲利最多，大大增加其生產能力，而其對外投資擴大尤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資本控制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生產能力的百分之六十及資本主義世界總投資的百分之七十三。一九三八年，美國資本輸出佔全世界資本輸出的百分之十三點五，不列顛佔百分之十三點三，到一九四七年，美國上昇至百分之三十二點六，而不列顛却一無增加。大不列顛已喪失其在航運業中的領導地位。戰前英國的商船噸數是一千八百萬噸，而美國的是一千五百萬噸，到一九四七年美國增加到三千二百四十萬噸，而英國只有一千七百八十萬噸。

美國在海軍軍力上也佔首位。戰前不列顛海軍總噸數一百二十萬噸，美國一百萬噸；一九四七年英國海軍噸數總共一百五十萬噸，而美國為三百八十萬噸。杜德大叫一聲：「再會吧，「不列顛的統治」。」

但是最顯明的事情是美國對外投資的增加——從一九三八年的十一億美元，增加到一九四七年的四十八億美元。假若我們把各種政府貸款及直接與間接投資一併計算，那末美國對外投資估計約達三百億美元。最大部分的美國投資投於不列顛帝國的各國中，在那裏美元戰敗了英鎊，杜德用美國對不列顛帝國內各國的輸出數字說明了這一點。

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八年之間，不列顛向加拿大的輸出價值增加不到三倍，而美國則增加四倍；不列顛向印度的輸出增加四倍，而美國增加七倍；不列顛向馬來亞的輸出增加不到三倍，而美國則

增加八倍。

美國資本向殖民地的侵入，並不局限於不列顛帝國所屬的國家。例如，美國在印尼的橡膠園，已自戰前的十萬英畝增加到一百萬英畝，或者說整個橡膠園面積的九分之一，這種事情的重要意義，就是說，即今在印尼，英國的地位也被美國資本所侵奪了。杜德說：「美國壟斷家們高舉着鞭子的手。……以前的主人，現在變成了僕役。」

不列顛的壟斷資本家們相信他們能够保全他們的帝國的唯一方法是承認美國的宗主權及控制，並忍受由這種倚賴地位而產生的一切結果。當然，這是經過了尖銳的鬥爭後才發生的，表現出英美對立利益間充分的不調和性。但事實還是，英國壟斷資本家想要保持它的寄生的利益，它只有承認自己的弱點而接受它在英美帝國主義集團中處於二等夥伴的地位，它沒有其他的選擇。杜德說：「這個新與美利堅帝國是基本建築在對全部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與金融的控制上的，同時在各大陸上保有大量陸、海、空軍基地強大軍需準備和在美國控制下周密的軍事聯盟。」（本書第七章）

馬歇爾計劃，杜魯門主義、北大西洋集團、西方聯盟、軍事援助計劃——所有這些不僅是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及爭取世界統治的表現，也是熱狂建立「美利堅殖民帝國」的烟幕，美帝國主義者主要是被英國殖民地所吸引，英國擁有一千四百萬方英里土地，五億五千萬人口的殖民地。

但這些計劃是不能實現的，因為美國不能再有不列顛在十九世紀所處的地位。第一，資本主義已不如當時；資本主義的地位已經動搖，而且危殆了。第二，當不列顛是世界上最大的債主的時候，她同時亦是世界上最大的進口國家，而且安於本國工業與農業的衰退。相反地，美國却應用一切方法擴展輸出，並且限制輸入，包括從馬歇爾化國家的輸入在內。美國擴張的代價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毀滅。

不列顛帝國主義爲設法逃出被美國「朋友」親善的擁抱所窒死，被迫不管碰到的是那一個政黨當政——保守黨或工黨，以依靠美國來完成它自己的目的：把各殖民地及各屬地緊緊的束在一起，不讓有一個能由帝國主義的枷鎖裡動搖而完全脫逃出去。殖民帝國主義者必須偽裝，這就說明了爲什麼給印度、巴基斯坦、及錫蘭以自治領的地位，並許緬甸「獨立」。不列顛帝國主義對當地資產階級及地主作了某些讓步，賄賂他們，爲的是利用他們來反對那些爲自由與獨立而戰的被蹂躪與被剝削的人民大眾。

英美帝國主義者竭力將殖民地的反動勢力拉入其侵略陣線。同時，他們無恥地誇談什麼殖民地的「開發」，來欺騙殖民地國家與大不列顛帝國的勞動人民。一九四〇年的「英國殖民地開發及福利法案」，就是一個例子。保守黨和工黨的報紙把想像這項計劃所恩賜給殖民地人民的幸福大加歌頌。實際上，那完全是一種欺騙，一種對勞動人民的嘲弄，作爲由殖民地獲得巨量超額利潤的一個掩蓋帷幕。杜德引証了事實和數字把保守黨和工黨的這種宣傳撕成了碎片。

過去九年之中在「殖民地開發」計劃下所化費的總數是二五、六〇九、一八〇鎊，分配於共有六千八百萬人口的四十七個殖民領土上。等於在九年中每個人七先令四便士，或是平均每年每人還不到十便士用去做廣大的開發。另一方面，在這九年之中，英國壟斷資本家卻從這些殖民地掠奪了超過六億鎊的貨物與勞役，或是二十四倍於「殖民地開發」計劃下的支出。在一九四八年，單是一個康拜因——聯合非洲公司——即獲利二千五百萬鎊，就等於慷慨的英國政府對「開發」這些殖民地所預定的總數。

工黨政府爲企圖防止帝國因受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之打擊而崩潰，乃繼續着保守黨的傳統。直接和間接地，它正從事於不間斷的殖民地戰爭，並支持其他列強的殖民地中的反人民集團和討伐軍。

真正與美國帝國主義聯合組織一個反對新中國的侵略集團，並試圖引誘印度承當在亞洲進行侵略軍事冒險的主要責任。既然大不列顛帝國主義沒有能力來單獨負起這些任務，它就必得和美帝勾結起來，結果就要同意美帝的要求，終使大不列顛本身成了美國政策的工具。

英國工黨官僚們的罪惡，在於他們試圖使英國無產階級成爲在亞洲和歐洲的一切侵略陰謀的共犯。因此，帝國主義的工黨走狗們，不但阻礙了殖民地擺脫帝國主義壓迫之解放，並且阻礙了英國工人擺脫其本國的和美國的剝削者的壓迫之解放。

杜德指出，殖民地的解放對於不列顛人民猶如對殖民地的人民同樣重要，因爲只有資本主義壟斷壟本家加於殖民地人民的枷鎖被打斷，在不列顛本國的壟斷資本的統治才有被推翻的可能。

杜德正確地把蘇聯的民族政策和帝國主義及其工黨代理人的殖民地政策對照起來。他引証了事實和數字以說明印度和蘇維埃塔什克的人民羣衆的情況。他比較了兩國的識字水平，一九一一年印度文盲佔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一九三九年佔百分之九十二，只減少了百分之二。在塔什克，一九一三年文盲人數佔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五，而一九三九年僅佔百分之二十八點三，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一。

杜德繼續寫道，「讓我們把它與尼日利亞相比」。這個比較確實是對英國帝國主義罪行的一個訴狀。尼日利亞經過了英國八十年的統治，一九四七年時每三千七百居民有一個病床。在塔什克，一九一四年，在沙皇殖民地統治下，每一萬三千居民有一個病床，但至一九三九年，距建立蘇維埃制度僅二十年之後，每四百零八個居民就有一個病床。一九一七年在尼日利亞，每十三萬五千居民有一個醫生，而到現在還是這個數字。一九一四年在塔什克每十萬居民有醫生一人，而在一九三九年每三千四百人就有一個醫生。杜德最近的數字是到一九三九年。在以後的十年中，蘇維埃塔什克在公共衛生和

文化兩方面，都已大步地向前邁進了。

不列顛的帝國危機已日益尖銳化，不論工黨的什麼政策，不論英美殖民學者用什麼陰謀，都不能挽救帝國主義殖民地制度之最終的滅亡。

「舊的路子已經完結，新的途徑必須或即將找到。這個大的可以選擇的途徑，已經來到，現在就是時機了。不列顛必須和帝國主義絕緣，否則就必須仍然在帝國主義下討生活。消滅外國的統治，軍事干涉冒險行動，不僅對世界民主與和平，及為殖民地人民爭取自由的不可缺少的條件；倘若不列顛人民要解決國內問題向社會主義前進，也同樣是它們的生死攸關的條件」（本書第十九章）。

在最近不列顛議會大選的事件可以清楚的表示出，工黨領袖們把信任他們的不列顛工人拖過了一個什麼樣子的泥沼裡，把國家弄到一個什麼樣的悲慘狀況裡去。凡願意瞭解這些原因的人士可以在杜德這本書裏得到清楚的說明。這本書也還指出了出路：就是團結各種民主力量，阻止不列顛落成美國的一個衛星國，把不列顛人民變成美國壟斷者們的砲灰這條鬥爭的路子。

關於「帝國」與「聯邦」的解釋

在本書裏所講的不列顛帝國就是一般所認為的不列顛帝國。

在過去二十五年中，在官方、半官方或非官方的各方面愈益增加的流行習用以「不列顛聯邦」(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或「聯邦」(Commonwealth of Nations) 去代替「不列顛帝國」(British Empire) 字樣。

這個新的公式是依據通常所認為不列顛「聯邦」是與自治領和附屬殖民地帝國的「帝國」本體具有分別這一點上。以這點為根據，甚至於有的試圖提出用「聯邦及帝國」(Commonwealth and Empire) 這個混合名詞。

這種分別，其實是沒有禮儀上、法律上或憲法上的根據的。在一切立法上凡涉及「聯邦」的，就是涉及包括自治領與附屬殖民地或保護地兩項在內。

因為「帝國」這個較舊的名辭，當年狄茲拉里、張伯倫和吉卜寧曾用以自豪，現在有了臭氣開始鑽進人類的鼻孔，而變成為一個污辱的名詞，帝國主義的甘言善誘的辯護者們不得不另用一個委婉方法以為代替。

正像一位帝國憲法學領導權威季寧 (W. I. Jennings) 教授，也是「不列顛帝國憲法」一書的著者之一，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六日有一個機會給太晤士報所寫的一封信裡所說：

「『帝國』總是在政治上犯了永劫不復重罪的『帝國主義』聯在一起的。改用『聯邦』使政治的容顏少好一點。」

首相阿特里一九四九年五月二日在下議院報告自治領首相會議的倫敦宣言時，關於這件事作了在最近時期的權威聲明：

「術語，只要它能合用，趕上事實的發展，不必過於硬性或教條化。聯邦、不列顛聯邦或不列顛帝國——我是深思熟慮的使用這三個名詞，……在全部憲法上的發展，經過帝國各政府部門的會商，應當使用那一個或應當取消那幾個，還沒有得到一個協議，在聯合王國皇帝政府方面也沒有任何的決定應當怎樣用法——對於這件事在不列顛帝國和聯邦各處均有不同的意見，我想還是聽憑人民認為怎樣最合適他們就怎樣用，是比較好些。」

因此，爲了本書的需要，其所用的不列顛帝國就是指通常所認的不列顛帝國。

目錄

代序 「評英帝國的危機」	耶馬蕭夫	一
關於「帝國」與「聯邦」的解釋		一
第一章 帝國的危機		一
第二章 不列顛與帝國		九
第三章 帝國的代價		一六
第四章 殖民地制度的危機		二六
第五章 「西方文明」的危機		三四
第六章 美國接收了不列顛帝國		四二
第七章 新興美利堅帝國		五三
第八章 帝國的新策略——印度		六四
第九章 帝國主義新的夢——非洲		八〇
第十章 殖民地開發的鬼話		八九
第十一章 帝國就是戰爭		一〇五
第十二章 在亞洲的帝國戰爭計畫		一一五

第十三章	帝國戰爭的代價	一二五
第十四章	工黨帝國主義	一三〇
第十五章	帝國的論據	一三五
第十六章	殖民地解放的途徑	一四九
第十七章	蘇聯與殖民地解放	一五六
第十八章	殖民地解放的幾次要步驟	一六二
第十九章	不列顛的解放	一七五

第一章 帝國的危機

「英格蘭，一向是征服別人的，現在含羞的來征服它自己了。」

——沙士比亞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四年，不列顛及西歐各國，所遭受的危機的深刻程度，已迫使它們不得不進一步公開的承認，它們原來所使用的一切掩蓋與飾詞自慰的試圖，業已全歸失敗。

這已經不是那種戰後不安定所造成的暫時性的危機了，一當戰爭復原它就能夠逐漸消失，恢復「經常狀態」。這種舊時的「經常狀態」，就像在第一次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曾經微弱呈現的那樣，已經永遠成為過去，決不能再行回復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一切政府官方，對於危機都持着一種膚淺的謬誤見解，以為它僅僅是由於戰爭的暫時性的擾亂所造成。但後來的經過情形，却證明了這種見解的完全錯誤。不過，在第一次大戰後，這種病症並沒有這樣嚴重，它還可能用美國金元貼補的方法得到一個暫時性不安定的「復興」。時間久了，病症與日加深，表面的貼補藥劑，就不再發生效力。所以戰時影響愈減退，馬歇爾計劃的錯誤愈顯著，不可避免的更深的危機，就全部的暴露出來了。